



托著落葉的微風

文／精神醫學部 主治醫師 鄭婉汝

醫院的電梯一向慢。C醫師看看手錶，早上7點28分，他在等著搭電梯到病房開晨會。今天，電梯來得特別慢。電梯顯示板上的數字在11樓停留許久，接著兩台電梯一起下來。C醫師心裡有數，有事發生了。一台電梯的門開了，走出一群擦著眼淚的人們，另一台電梯直接到地下2樓的往生室去了。

C醫師上了11樓病房，他問當班護理師：「誰走了？」

「第7床王阿姨。」

「喔！」這是C醫師在緩和醫療病房（安寧病房）服務的第4年，當初他會自願到緩和醫療病房工作，是因為看了太多臨終病患被急救的過程，那實在令人不忍。有親友問他：「你做醫生，為什麼是在病房照顧無藥可醫的人？」他想，至少他減輕了一些人的痛苦。

3個相互扶持的背影

「早，林伯伯，今天精神好嗎？」C醫師來到林伯伯的病床邊。林伯伯正由外籍看護扶著坐上輪椅，削瘦的雙腿已經支撐不了他輕如蟬翼的身軀。

「咳咳…咳。醫生好！想出去走走。」雖然醫生的問題有些多餘，但林伯伯知道醫生關心他。當然，他的體力、精神都不可能再好起來了，只會一天比一天差。

「好極了，今天的天氣適合出去走走。」

「叩叩」有人敲門。

「請進！」外籍看護替林伯伯應門。這位來自印尼的35歲女子，已經照顧林伯伯3年，吃喝拉撒一手包辦。洗澡、翻身、清理排泄物。自從林伯伯得癌症，Alice是陪在他身邊時間最長的人。

「爸，我帶自己做的滷味給你吃。」推開門的是小潔（化名），林伯伯4歲的女兒。她有精神分裂症，週一至週五都在醫院的日間病房復健，週六、週日則整天陪林伯伯。

「小潔，來，放桌上。Alice，打開給醫生吃一些。」林伯伯上氣不接下氣地說。

「謝謝。」C醫師禮貌地吃了一塊豆干，味道挺不錯。

「小潔，你們在實習商店有賣這個嗎？」

「有啊，好吃嗎？」

「好吃，幫我留一盒。」C醫師掏錢包，給小潔幾個銅板。

「謝謝醫生。」小潔開心地笑，轉過頭對林伯伯說：「爸爸，我陪你出去。」

「好，你們快去。林伯伯，如果不舒服，請護理師通知我。」C醫師說。

「咳咳，好，謝謝醫師。」

C醫師目送他們的背影離開病房。一個坐在輪椅上的癌末病患，一個異鄉來的年輕看護，一個有精神障礙的單身女兒。

1個月後

C醫師預測林伯伯時間不多了，他與林伯伯討論後，林伯伯決定拒絕不必要的急救措施，也不再做侵入性的痛苦治療。精神科醫師最近來得比較頻繁，因為林伯伯常陷入神智模糊的譫妄狀態。大家心裡明白林伯伯隨時會走，林伯伯在比較清醒的時候也知道自已剩下的時間不多了。

小年夜的下午，C醫師在查房，遠遠就聽到爭執聲。他加快腳步走過去，推開林伯伯病房的門，只見小潔低著頭發呆，Alice在哭，護理師正與一名盛怒的男子對話。

「她能決定事情嗎？她是病人耶！」那男人指著小潔，質問護理師。

「林先生您先別生氣，您在美國半年了，這半年林伯伯病情惡化得很快…」護理師試著安撫男子，並把小潔拉到自己身旁。

那男子抬起頭來，看到C醫師。「你就是主治醫師？」

「是。您是…？」C醫師按捺著情緒，看著眼前這素未謀面的男人，回想病歷上的家族圖，小潔有一個哥哥。

「我是他兒子！他的長子！什麼事由我決定！才半年，我爸怎麼變這樣？你看他！瘦成這樣！Alice妳怎麼照顧的？我要開除妳！」

躺在病床上的林伯伯瞪著眼睛，身體太虛弱而說不出話來，但還緊握著Alice的手，另一隻手想拿衛生紙給她擦眼淚。

C醫師整理一下思緒，冷卻了情緒，轉頭交待護理師：「幫我們開一下會談室的門和空調。」護理師有默契地帶著小潔離開。廚

房阿姨正好送餐進來，看氣氛不對，趕緊放下餐盤就走了。

「林先生，您看到父親的健康惡化，一定很捨不得。您一段時間沒回來了，在這裡講話怕打擾令尊用餐，不如我們到家屬會談室，讓我向您仔細說明病情，好嗎？」

林家大哥雖然還在氣頭上，但的確想知道父親的病情，於是跟著醫師到會談室。社工師接獲護理師通知，已經趕來在裡面等候，C醫師給了護理師一個感激的眼神。

談話結束後，C醫師撥了電話給小潔的主治醫師，告訴他今天發生的事，精神科醫師允諾會多注意小潔的狀況。兩天後，林伯伯走了，走時如他所願，很平靜。

又過了3個星期……

C醫師快步走在醫院走廊上。

「醫生，來買豆干！」

C醫師回頭看，是小潔，穿著乾淨整齊的制服，在實習商店賣麵包、滷味。C醫師買了一包豆干，香香熱熱的，他放在醫師袍的口袋裡，回到緩和醫療病房。Alice推著另一位坐在輪椅上的病患來辦入院手續，見到C醫師，她笑著打招呼。

不過就是陪他們走一程…

看著窗外，C醫師想著，緩和醫療病房裡的病患們，就像秋天的樹葉，他們曾經稚嫩，曾經強壯，最後凋零，一片接著一片。那些病患身邊的人們，包括C醫師自己，不過就是陪他們走一程，就像下午的微風，輕輕地托著落葉，讓他們安祥又平靜地回到土地裡。☹